

林 譯
小說叢書
第十編

冒險小說

魯濱孫飄流續記

上卷

上海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新 出

西 湖

遊

覽

指

南 四 角

(均係二年十月撮影)凡遊玩費用時
刻。又皆一一說明。以免糜款耗時
之累。誠遊覽西湖者必備之書。

調 查 精 確

搜 輯 完 備

印 刷 精 良

佳 製 焉

杭 州 西 湖 爲 吾 國 第 一 名 勝 地。惟 山 水 繁 複。無 人 指 導。易 入 迷 津。本 館 特 編 是 書。舉 凡 各 處 名 勝 之 距 離。遊 覽 之 途 徑。無 不 詳 載。並 將 食 宿 交 通 一 切 應 曉 之 事。以 及 蘇 浙 舟 車 價 目 章 程。悉 爲 登 錄。且 附 西 湖 全 圖 及 各 景 插 圖。共 有 三 十 九 幅。



精裝

二巨册

英 華 大 辭 典

定價
十五元

書凡十餘萬言都三千數
 百頁附圖千幅從英人納
 韜而氏字典參以美國危
 簿司德大字典譯出每解
 一字條分縷析多引成句
 證明之尙有專門學要語
 亦照譯補入又附錄英文
 引用各國字語解減筆字
 解記號彙解華英地名錄
 等每字首用黑體成句用
 草體甚爲醒目嚴幾道先
 生評謂搜羅宏富無美不
 臻非虛譽也

商務印書館 華英音韻字典

七元五角

英漢成語辭林

一元五角

商務印書館 華英字典

二元二角半
六角

商務印書館 袖珍華英字典

一元二角半

商務印書館 英華新字典

一元五角

華英會話文件辭典

一元

新訂英漢辭典

四元

漢英辭典

二元

袖珍 英漢辭林

近刊

英漢大辭林

近刊

魯濱孫飄流續記卷上

英國達孚原著

閩縣林紓
長樂曾宗肇 同譯

英諺中有一語。百凡皆足引以爲喻。其言曰。凡人自骨髓中。喂養長成者。必不能脫軀殼而逃。是語也。證之吾生之行事。無有更確於是者矣。無論何人。知余歷艱辛三十五年。與百種不稱意之事。蓋歷數人間。無一人如我者。我乃一一均嘗之。茹此重苦以後。不死而歸。享平安倖福者。又七年。可謂百物皆備於我。然吾身亦漸老矣。在法如吾者。處常人中。亦云嘗深世故。因是復知人間何種足以圖生者。余前書所敘。人人咸知。余酷嗜浪遊。而浪遊之獲禍。前書又歷叙之。凡茲壯往之思。載余腦中。磨鍊久。宜乎銷蝕都盡。歸於平實。縱使雄心猶熱。亦正如燭火之微。矧余已六十有一矣。願乃復萌壯心。而迴念冒險餘生。此心似不宜動。因時時遏抑其念。不求多於世。即使增余一千之金鎊。何足益余之富。況余知足。且能留其有餘。以余預料所儲之。

母金。行且日增。蓋余人口弗多。無所糜費。非有意浪擲有用之金。則斷無匱乏之虞。計足令余匱乏者。惟有廣收臧獲。博置器皿。長日豪宴之類。則庶乎其窮矣。余心乃不之嗜。卽夢魂之戀。亦不屬此。由是觀之。似余家食已足。畢生食用。無有窮時。而財產亦因而日增其數。乃余長日視此。初不覺其樂。且不能遏吾壯遊之志。余心既蓄此遠志。又似有錮疾在胸。專注吾前遊之島。種植何似。人民何似。此兩節。往往逐逐在余腦筋之中。日有所思。即夜有所夢。覺人世安樂之念。均不敵此一念。至臥時。往往作囁語。亦咸部勒島中之事。今簡舉其詞曰。凡此思想。萬不能挾余心而去。此事亦經良友極力攻駁。皆不能勝余。卽余亦知其不勝。至不復與力辯。心志既堅。百挫無所撓屈。匪特鹵莽之夫。覺余爲非計。卽靜夜自思。亦覺甚過。余嘗聞古哲之言曰。凡輕舉妄動之人。其人必好談鬼論怪。由其人思力至壯。故見象如此。究皆信道不堅。故有是狀。實則天下安有靈鬼及明神附人而言是皆幻相。無可取信者。至人之夢中。隱接神靈。或與故人之鬼相語。歡若生平。甚或成無窮之幻相。若見靈於牀榻。

之間。此言彼答。往往有之。實則疑團雜虛象。無所謂物質也。若余者。則確信其無。有謂人問斷無怪異之事。及鬼神之見。靈有之。或出於古史。實則以訛傳訛。心病所發。或凝虛結想。皆成神怪。余之心固不類是。而好遊成性。則亦同此虛妄。覺腦動心迷。而海上島嶼。一一現諸枕席。余不知此種思想。果入何類。惟長日靜中。往往吾神飛越。至於海上密林之間。見彼日斯巴尼亞人。及禮拜五之父。雜以兇殘之舵工。幾幾於瞽欬與接。毫髮備見。雖清醒而猶列吾前。余乃自虞此幻想。與見象大足駭余。一日余在睡夢之中。忽見此三舵工。公然與余接席而談。西班牙人及禮拜五之父。則侍余而立。此舵工謂余曰。吾將以力盡殺此日斯巴尼亞人。而日人所餘之糧糗。乃一炬燼之。欲痛絕其生路。此等事。爲余當日所未聞。而夢中乃歷歷相爲問答。可見余心之切。至於僂見。僂聞。而與此三舵工接談情景。乃無日不印腦中。亦不審其事之爲眞爲幻。然余甚憾當日不爲西班牙人部署安帖。至夢中始爲了之。發令命縱此三舵工。夢境如是。余亦莫知所以然。迨履實時。或能見之耳。然猶時時惛恍。似未

出夢。但覺余之心神。日出入於海島之中。自謂其事。確也。實則余夢。不盡屬實。而實處。絕多。後此舵工。果如余所夢。殆又甚焉。當余夢覺後。思見此三舵工者。卽縊殺之。於人情天理。亦不爲謬。今且舍夢而言實事矣。余戀島之心。旣切。覺安常處。順均抑抑弗樂。而世亦無樂足以酬我者。所觸往往多忤。而吾妻亦漸覺余志所在矣。一夜作莊容謂余曰。君懷中有機密之動力。蓄諸深閤之地。舍萬事勿爲。而但趣荒島。是乎。余莞然自覺。非此婦人及我。數子牽絆。余早行矣。而吾妻則曰。此生此世。萬不能舍君。令去。惟吾不幸。先君死。則聽君遠行耳。乃吾妻所料。果如吾意。惟爲彼牽絆。沮我雄飛。自計設得閒者。亦斷弗留。此時吾妻洞悉余懷。靡所不瞭。余憐之。亦不之忤。因問吾妻曰。汝尙何言。而吾妻戀余悲極。哽不能聲。淚盈於睫。余曰。吾摯愛之妻。汝趣言之。吾苟遠行者。汝甘乎。妻大慟曰。否。吾去歡悅之境甚遠。惟得夫子長聚。始歡悅耳。吾知夫子之志在遠行。實因吾爲梗。今惟同行。或可自聊。然雖如是。其事仍至奇駭不可測。蓋以夫子之年。及家業。均可以勿出。今乃必欲爲此。則殊出人所料。

語已大哭曰。設天心如是。亦聽夫子所爲。無所靳惜。天意果不可忤。吾從君行。問心亦未必違天不爾。則須留一生路予我。我始不至絆君。以上吾妻所言。而吾壯遊之氣。幾爲消歇。乃收視反聽。自安義命。力遏壯遊之志。自相駁詰。謂繼此有限日月。何爲浪擲。且余已逾三度二十三年。千災五毒。無不備受。而收局至此。可謂甘美。無倫此足安矣。何必更求災害。以六十餘之年。往探新險。以自苦矧此探險之事。宜少年。宜貧賤之人。於我何與。因是余乃更濬他思。自念予已有妻。尤有二子。世界中應得者。予已盡得之。若更冒險。更何所求。況余巖景已逼。而迴思所蓄。已屬有餘。宜一爲之部勒。何事求多。但吾妻所言。余果有機密之動力。蓄諸深閼之地。似以探險爲吾職者。然余固未得有上帝之詔勅也。屢經揣度。心思自加衝突。使余意積漸紬繹而出。因思他人在困頓無聊中。排遣亦必如是耳。今用一言以蔽之曰。余已尅復余之夙念矣。以余之身。被上天之賜。實荷殊特恩眷。今念帝賚之深。力以他事自勝其嗜慾。覓取他等感動之力。力遏余壯遊之思。然壯遊之思。尙往復者屢。此均閒適。

之時過多故萌此妄念耳而妄念之起風合潮湧時集吾前幸余志已定乃購得小圃於內地地名柏佛地移居圃中圃中有小茅屋地力殊沃可以樹藝部署種種無不如志余日荷鍤其中種樹養魚地日以腴余之購圃於內地者正所以趨避海買不令撩我遊興余既移居寘妻子乃備購耰鋤土車馬牛羊之屬窮力所極治此園圃思逾半年後當成爲田舍之翁窮力遏其思想往詔吾僕樹藝居久之自念如是營生亦不爲逸凡人出身自患難者患平以後圖一身之計必詳且贍余所耕地本以資購得亦非賃諸豪家或耕或息惟予所欲經予所培植者一一屬我其所以求樹藝之進者正爲一家非復爲人久久遂忘其遊蕩之心至是頗覺樂甚迴念庸人庸福吾父固已歷歷言之今克踐父言直同洞天福地古詩人有言曰自由去罪罟安心寡虞怖老來長平安少壯亦無禍方余爲樂未央而風颺忽從天至匪特使余無可趨避而且孑然無依至於使我復生浪遊之想此等思想實與有生俱來若無可避匿者情景乃如怒潮湧起誠無力量以抵制蓋余妻以病逝世妻亡之後心思

益焦悚。無可告語。乃作輓歌弔吾妻。以彰其懿行。使世人曉之。自覺亦爲應盡之分耳。歌軼存其意曰。斯人之力相余家。當余狂易而思遠遊時。彼已深謀遠慮。以泥吾行。使余臻於樂地。而平其險圖。導我勿爲荒邈之思。血淚同於吾母。誥誡同於吾父。切憫逾於吾良友。駁詰勝吾之自怨艾。而吾尤樂聽其言。竟以彼懇切之心。使余意弗動。今茲乃至於至寂之鄉。極慘之地。此世界中。無吾妻矣。自彼逝後。覺世界若與予無涉。猶一新誕之人。處此處世界之中。恍然惚然。猶初履巴西之時。踽踽涼涼。但有奴僕事我。如居海島。余亦不知應爲者何事。不爲者何事。但覺紛紛擾擾。捷疾飄瞥。而過余眼。或圖食。或貢詔。冒虛求進。至於終局。則悲慘同耳。世人心之所圖。事輒與左本圖行。樂不期其種孽已夥。至所爲之事。追思咸足生悔。若艱辛之人。則盡其一生之力。力圖麵包。養其生命。肆力不已。久久無得。亦但有傷心。顧一日尙生。則一日尙當肆力。其肆力卽以圖生。如此之人。每日所得之麵包。卽無聊生命之終局。勞生何求。求麵包耳。此等思想。余居海上時。已蓄有之矣。以在彼中不多種五穀者。卽

以余之心志。本不求多。亦不多畜山羊者。以口食止有此數。廣畜何爲。是時尙有金錢一囊。顧無所用。霉腐二十年。竟不流目視之。以上諸事。余已一一歷之。蓋在名理與宗教之書。導余至是。此書蓋能引人入勝。令覓道眞。若逐逐千人。事無樂也。余自念人能悟道。則收局必有至樂。不如恆人所爲。即使至樂不可即得。而窀穸之中。尤有餘望。余家諍臣。已爲天所奪。一身似孤舟。泛泛水中。趁風而駛。都無把舵之人。因而圖樂之心息。奇思更闢。必出抵外國。一擲其園圃力作之事。不屬於懷。忽忽亦無所嗜好。猶之奏仙樂於鸞囀之前。尤似以美饈餌病人。一不得其味之正。今茲決計去吾家。歸倫敦。逾數日。果如余部署。既至倫敦後。戚戚如前狀。亦不沾戀於此。究之倫敦中。亦無事業足以屬余。長日間行如懦夫。若是之懦夫。直爲天帝所棄。余何爲效之。此等人不值一錢。生死蠢蠢。不足動人憐弔。雖生斯世。直一蟲豸耳。生物中此爲最劣。較之長日勤勞者。大有霄壤之判。余嘗自問曰。凡名爲人而惰者。甯非棄物。余居倫敦凡二十六日。忽得所謀。思貿遷於外。此時爲一千六百九十三年之春。余

姪自海上歸。即余前此爲之安置於賈舶中。位次船主者。時商舶歸自俾坡。來謁余於家。語余曰。有所識海賈。將與之赴東印度。及支那。載貨附巨舟以出。季父聽之。設與吾同出者。吾將告之。船人送季父於故時荒島。以海道所出。適經巴西之口。余聞言悅甚。顧人生在世。後顧茫茫。何人能預料者。至於天心隱闕。驅遣生人人亦莫能洞矚。天意是二者。既無所主持。若心志堅定。則人差可勝天。無論夷險變易。即亦弗計。余姪夙知余意。故以是言撩余。余亦不知吾從子之心如何。但覺彼之歸時。余心緒潮起。一一複思前此之閱歷。自計必當一至利斯波。與吾舊侶議所嚮。余尙可行者。則當更蒞孤島中。存問吾之遺民。復念及是島。必當爲余殖民之地。令廣生植。告之於官。統此島爲余專利。第不知所以措手者。方余精神飛越間。而吾姪入矣。卽爲余畫策。余聞言。噤不能答。注視此子。因曰。是何神鬼。乃令爾將此惡消息至。吾姪聞言大震。已而徐徐探吾意。似非愠怒者。神定。言曰。吾所進策。非惡消息也。以姪言之。老叔必思想其舊人。欲一至而存問之。且老叔新闢之地。已臨卽之二十餘年。人蒙

其福。卽帝王之澤。亦不逾此。余大悅。吾姪之言。深洞余隱。則余夙所定策。今日應矣。乃簡語之曰。汝趣往告船人。果得當者。老夫之意。必至於舊島而止。不更他涉。姪曰。老叔乃願寂居島中耶。余曰。何也。爾以吾出。乃不以吾歸乎。姪曰。行可也。以商舶之人。不能久停其船。以待老叔之歸。蓋此道所出。趁風而行。須經月。設道中逢不若者。舉舟之人。咸不得歸。老叔居島如前日矣。余思姪言至有理。於是乃共圖萬全之策。先製一單桅之船。析其船材。寘之大艚之上。更以木匠行。至島後。攜船材登岸。需時以之下海。於事亦適。此小船數日之間。輯衆材可以成舟。議成。事遂定。以吾姪趣余甚亟。又與余志膺合。無所拂忤。以吾家論。吾妻已亡。遂無他人足以泥我。如亡妻生時。作牽引狀。令予戢足。不能出。此時惟有舊時老嫗友。力諫余勿行。謂余六十餘之年。胡遠行不休。苟一出。不反者。此兩子如何。顧余遠行心切。幼子又胡足論。因謂老嫗友曰。吾生平抱奇癖。非常理可喻。吾行決矣。設不往。似與天忤。自余有是言。而老嫗友語塞。乃曲從余意。旣爲余部署行計。且助余摒擋家事。並允教育余二子。余因

作遺囑付二子。悉其所有。俵分之。思吾產屬此誠篤忠懇之老人。泰然無復憂慮。卽二子亦以余爲得當。至於後來事變。恃有天在。余亦不之顧矣。若以教育之事。此嬭友已爲余力任。余因別籌巨資。資此嬭友。以顧恤余家。此老嬭聰明忠厚。覆育吾子。逾彼所生。而於教育蒙養之事尤詳。適有天幸。此老嬭乃抱奇壽。待余。余歸時尙與相見。道故真大幸也。方余行時。在一千九百九十四年春。余及禮拜五登舟。在正月之八號。清曉之辰。船材前已叙及。並挾諸貨。此貨爲余新闢之世界所要需者。余計到地。果無起色者。余將寘之自歸。此行挾奴子數人。余意留之島上。爲居民。卽不然。余居島時。亦可助余興作。惟去留聽其自決。而所挾之人。最爲切用者。則木匠二。鐵匠一。籬桶匠一。其人至靈警足恃。又能爲輪輻。與爲石磨。兼善陶冶土木之器。應手成物。余謂之曰。多才生。舍此數人外。余尙攜一縫人。其人本嗜航海。與吾姪善。及見余後。乃願從余行。其人舍所業外。尙旁通他藝。余每人予以軍火。備島中生番。經余意想所及者。如麻布。洋布。必備其物。以授西班牙人。余意一至島上。卽當達其人。自

余計之所挾之物。可供島人七年之需。然不審余所挾者。如手藝、大帽、鞋襪之類。能一一應其求否。計價值可二百鎊。其中尙有齒褥、家具、飲食所需、刀、砵、壺、觴、水鉢、諸物。外尤市得鐵器一百鎊。至於鐵釘、刀、鋸、斧、鑿、鋤、鏟。無一不備。經余意想所及者。咸摛求得之。並腰以槍百枝。藥彈稱之。手槍不在此數。又有二銅礮。以備守禦。凡以上之物。余實莫審其得用與否。亦不計時日之淹久如何。又念火藥最爲要需。乃實以百鎊。合諸大小刀劍矛棘之屬。可云至夥且備。又堅囑余姪大舶中。多備二礮。設船中弗用者。則留置余島礮臺。以備嚴敵。余綜覈所攜物。逾於常數。不可勝用。卽余欲久據此島。亦無匱乏之虞。且此行頗乘佳運。不如前此之頹喪。故余亦不爲拂意之文。以亂讀吾書者之目。蓋讀吾書者。頗欲觀吾至此新世界。中作何狀。心急欲得其究竟。然吾海行亦不無沮風之事。非能一蹴至也。於是計程頗緩。逾於平日。此海路。余蓋一經。不常出此者也。顧海行之狀。一如前狀。余知又履不祥矣。余一無所懼。但怨不自甯謐。不求平安。必海行而取奇禍。時大風起於海上。挽余舟北行。乃轉瞬。

過愛爾蘭之皋威海口。沮風二十二日。道行頗顛頓。然此海口。糧糴至賤。雖久停吾舟。竟弗損舟中儲備。且在此間購得二豕。二牛。及三犢。自計海行平善者。則此數物。尙足寘之島中。嗟夫。嗟夫。孰知後來所遭。乃仍與吾意左也。二月五號。舟發愛爾蘭。行時風善海平。二月二十號。夜深時。船中大副方坐更。竟入圖房。謂余曰。遠瞭見火光。灼於海上。隱隱聞有礮聲。方大副語時。而小舵工亦入言。船上人又聞有異聲。於是衆乃爭出艙面上立。久之。仍寂而無聲。數分鐘。斗見大火發於極遠之地。余乃調查行舟日記。咸言此路所趣。並無海島。若以大火發處計之。可百餘英里。踞西北之西。余知必有商舶在海中失火。已而礮聲復大震。以道里計之。爲程未遠。遂挪舟趣火行。移時。見着火之舟矣。氣氛瀾漫。雖近。仍無所見。又行半句鐘。風利。送帆而渡。氣氛亦散。見一巨舟停海中。火光熊熊然。雖與彼無素。然見此慘狀。心亦大動。迴念前此碎舟得救於葡萄牙船主。獲萬一之生。今茲所見。殆甚於我。而又無他舟足以拯救。俄頃燼矣。余告船主。令發礮五聲。續續而出。示火舟以援。且勸彼自保其身。勿瀕。

於危。蓋余舟足以見彼。彼舟於夜中。何由見吾。然余舟亦不敢即近。夷猶水上。以待天明。忽巨爆一聲。全船遽裂。火星四射。散落空際。火熄船沉矣。狀劇可怖。且慘。余思此船人。或以小舢舨。飄泊浪花之中。而晨光猶微。不能遽進。然亦稍稍挪舟。漸近。且於舳外。張燈示碎舟之人。以嚮。且頻發其礮。已而入句鐘。見燒舟旁。有舢舨二。自遠鏡中。窺得之。載重舟。遲爭盪槳。以進。似已見吾舟矣。力趣前示。吾以狀余舟。爭張旗示之。趣之速。前且張帆。就之少須。舟與小舟近。爭引之登。男婦可六十四人。以舟中載客多也。余問船人。知爲法國商船。可三百噸。自坎拿大河奎白碼頭張帆歸。船主出日記示余。言舵人不慎。火發自舵房。勢遂大熾。其始火發。合羣力撲之。不期餘星別熾。復兆焚如。竟不之覺。火勢既烈。百遏乃不能止。至於艙面。旋入內艙。衆力都盡。遂以小舢舨逸。幸舢舨頗鉅。以此舟本樹二竿之桅。故能容此大舢舨。舢舨外。尙有小舢舨一。用以取水者。迨火勢既盛。始取而乘人。衆計舟小而海大。卽倖生亦不能達。今惟先脫此炎火。以下來舟之援。大舢舨中本挾風帆及槳與羅盤諸物。圖趣半